# 琴声，再起

擎云六班 陈诺

一声悠远的汽笛传来，惊起岸边打盹的海鸥。

碧海蓝天，微风阵阵，这是大西洋。辽阔的大西洋，每天有无数的游船往返于它之上，但在这无数艘游船之中，有那么一艘是最特殊的，因为一位钢琴师的故事，和那艘船一起存在过。

那艘船叫“弗吉尼亚号”，而那位钢琴师名叫“1900”。他正好是在1900年出生的，确切地说，正好在1900年被遗弃在船上，又被一个船工收养。没有身份、没有户口，他可以说是个“不存在”的人。他会被人们知道，是因为他的音乐。

他年幼便开始学习弹奏钢琴，老师便是他自己。音乐上的天才使他十几岁便已能在船上公开表演。

他是自由而浪漫的。他常常即兴发挥，但每一个音符都能叩击心灵。当他弹奏时，一旁的乐手连一个音符都插不进。他在巨浪狂风摇晃的船舱中演奏，他在海阔天空明朗的舷窗旁演奏，他在觥筹交错声中演奏，也在一个个澄澈梦想旁演奏。有一位钢琴师向他发出挑战，他却把赌约的输赢放在脑后，而一心欣赏沉醉于对方的音乐，为他喝彩。

 他就这样和船一起往返于大西洋的两岸。

说到他和船——他一生从未下过船。曾有那么一次，他为了追寻一个女子而决定踏上陆地。但当他离地面只有几米距离的时候，他犹豫了。他看到无穷无尽重复的街道，他看到来来往往匆忙的行人，他犹豫了。他说，比起那艘船，陆地太大了。那么多的街道该怎么从中选出只一条来居住？那些街道是数不清的琴键，是上帝的钢琴的琴键，那不是他能演奏的钢琴。对他而言，一艘船便是一个世界，在这世界中他无需分心。他只有音乐，也只需要音乐。陆地，或者说，名利、人情，不是他的归宿。他只想要仅仅八十八个黑白的琴键，来度过这绚烂的一生。

他终究没有下船。

最后，他和那报废的机器，以及上千吨炸药一起成为海上绽放的烟火。而那海上琴声的绝响，也只留一盘残存的磁带在世间流传。

我有幸听闻这故事，更有幸站在这“上帝的钢琴”的一隅。我羡慕“1900”的天才与天真，但我本是普通人，也无法脱离这纷繁的世间。要在这里求生活，我想更多需要的是勇气：不只要敢踏进未知，在绝望中闯出自己的天地，还要敢遵从本心，拒绝虚伪世故，拒绝趋名逐利。要做到如此，一定会有所失，甚至可能抱憾终生。但在一生中总有些梦想、总有些纯真不能被舍弃，因为正是它们给人格以滋养、给生命以意义、给灵魂以色彩。“1900”回身上船，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这是一条路，而我们作为常人去融入这世界，同时保持本我，也是一条路，两者各有温暖，各成人生，并无高下。其中取舍一者看勇气，二者看理想，其实最后殊途同归：只求无愧于己。

无愧，无悔。我踏上一方又一方琴键，笑对场场风起水浪。世间响起的，是生命的乐章。

——琴声又起......